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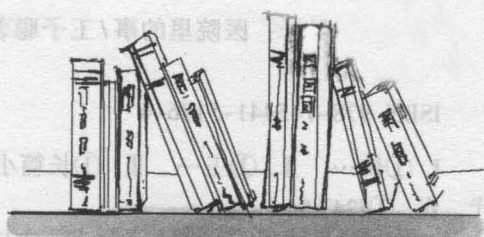
快乐的书呆子

医院里的事

王子聪 著



沈阳出版社



快乐的书呆子

医院里的事

王子聪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乐的书呆子：医院里的事 / 王子聪著.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441-5176-4

I. ①快…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2930号

出 版 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47mm × 210mm

印 张：10.375

字 数：350千字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王媛林

版式设计：姿 兰

责任校对：赵秀霞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5176-4

定 价：22.80元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E - mail：sy24112447@163.com

内容提要

一个医院的药剂人员——望天，由于痴迷于读书，人们称他为书呆子。在国家粮食困难的时候，他写报告，要去农村当生产队队长，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又向卫生部提出在城市卫生工作中推行“三权下放”（管理权、财务权、业务设置权）。单纯，不通世故使他在工作、生活中碰了不少壁，但到后来，还是快快乐乐地挺过来了。人们说，应该称他为“快乐的书呆子”。

邪念的一闪 050

住院风波 053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63

公社工地 077

感受天堂 083

大雨，纷沓的大雨 086

粮食！粮食！粮食！ 090

返 校 097



目 录

初来医院	
这里静静的	003
部长女儿的眼力	012
找房子比找爱人还难	022
生命的内容，就是工作和读书	035
胡书记	041
烈士的女儿	046
邪念的一闪	050
住院风波	053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68
公社 工地	
感受天堂	083
大雨，滂沱的大雨	086
粮食！粮食！粮食！	090
至 极	097



又陷入思索	102
老市长	107
新婚之夜	119
一把刀	121
胆小鬼	131

到卫生局之后

对牛弹琴	141
走访善善堂	145
真丢人	148
部长一何怒	152
活鲜鲜的呀	156
三不主义	161
请示上级	165

下放以后

怎么会这样	171
你以为你是谁	178
王任重的评点	182
他给大家创造美	187
兰花和菊花	191
突然事变	196
本草纲目	207
封建主义夫妻	213
唐诗300首	221
劳动者的灯塔	226
阶级斗争新发现	231

社会主义是实验	236
传宗接代	241
红石榴	246
看楼下行人	251
天下谁人不识君	255
笑我自己可笑	263
手的狂想曲和批判会	287
华侨偷钱风波	296
挽救书呆子	308
看望曹院长	315
 落笔时的诗（代后记）	 323



初来医院

这里静静的

童年时，谁没有美好的理想？成年后，又有几人实现了梦想？为什么？

我想那生长在土壤里的蚯蚓，起足时，也定有远大的抱负。然而，烈日炙烤难耐；松土易过，坚石难穿。一生终在咫尺间活动。猛回头，看那一片片翻松的沃土，便心满意足。因此，世人给蚯蚓很高的赞誉，称皇帝为“天龙”，封蚯蚓为“地龙”。

呜！呜！呜——长江里的轮船发出嘹亮的汽笛声，大概是向上游起航了。

他穿着白大褂，坐在木箱子上，仔细地挑断急救包上的缝线，一层一层地撕开外面的纱布，再剪掉两边四条长长的绷带，都分门别类放置。

他面前堆着好几箱子急救包。周围的架板上堆满了各种瓶装的和纸包的药品。这是医院的药品库房。

旁边还有一个女青年，也做着同样的工作。

“你的名字叫望天？”

“是的。希望的望，天上的天。”

她嘿嘿一笑。



“你感到好笑吧？是我的父亲起的。我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都给地主做长工，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总是望着地，他们想着到了我这一代能有个出头之日。”

“噢，蛮有意思呢。”

“你姓余，叫余什么？”

“我叫余秀兰，没有什么讲究。就是优秀的秀，玉兰花的兰。”

“那也好呀，优秀的玉兰，给人间带来芬芳。”

“你真会说。你们是从上海转业来的？”

“嗯。”

“你是上海人？”

“不，我是黄土高原的人。当兵的，随着部队走。先是跟着部队解放宝鸡、兰州，向西北挺进。之后，为建设军校，又由西北到了华东。这不，现在搞建设了，又从上海坐船到了这里来。”

望天念着箱子外面的字“美国救急总署”说：“这真是我们歌中所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结果，越消灭我们，我们越壮大了；越支持反动派，反动派越衰亡了。”望天接着又问：

“你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随我的丈夫来的。我的丈夫在门诊挂号，叫李忠厚。人像他的名字一样忠厚老实，是个结实的庄稼汉。他们部队剿匪时腿受了伤，受照顾到医院来，是三等残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停了会儿，她又说：

“这里人把瘸子叫‘摆子’。医院里有好几个摆子。门诊外科医生唐有谋，内科喊号护士杨小芹，药房有石主任，就是昨天领你到库房来的石诚，办公室有院长曹镛，你肯定是见过面的。外科的唐有谋，是民兵训练时枪走了火受的腿伤。我们药房石诚主

任是因为参加居民救火，从楼上跌了下来。曹院长是个英雄，听说在解放东北战役上受了伤的，老百姓都很尊敬他。平时，人们叫我们为卫生部门，现在，都喊老曹的队伍。大前年，1956年，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了，庆祝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各单位参加游行，当看到卫生部门的队伍过来了，人们都高兴地笑着说，老曹的队伍过来了！也有人喊摆子的队伍过来了！”

“哦。”望天也笑了，“蛮有意思。”

“就像人们常说的‘贺龙的队伍过来了！’‘彭德怀的队伍过来了！’那样。”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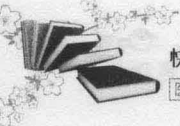
“我是湖南人。”她那白白胖胖的脸上露着自豪的笑容：“是毛主席的老乡。”随后，停住了手上的工作说：

“我父亲是游击队的交通员。敌人把我父母亲都抓去活埋了。当时我不在家，被游击队的叔叔保护起来了。解放后……政府把我介绍给李忠厚，他受了伤，我就和他都到医院来了。”

“你小小年纪，就受了这么大的苦。”望天说，“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毛主席说，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步却是那么的来之不易！我们现在是躺在革命先烈们的成果上幸福地生活着。只有加倍地学习，加倍地工作，才能使先烈们——也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早日到来。”

“现在已经到来了。”

“不，”望天站了起来，伸展了一下腰。他是个瘦高个子，普普通通黑黑的脸。接着说：“刚才说，现在只是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人们还很穷，还有很多落后思想和封建残余。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幸福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非常丰富，人人享有民主、自由的一个公正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这个人就是不爱学习，”余秀兰说。“书看多了就头疼。反正我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觉悟，教人好好干工作，我好好干工作就是了。”

“那不一样，”望天说，“只有多看书，才能明白革命的道理、革命的过程。我们说，这个美好的社会一定会来到，这不是我们想它来到就来到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人们追求这个美好的社会几十年！几百年了！从古代的陶渊明到之后的谭嗣同，再以后的孙中山，都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追求，但都未实现。外国有柏拉图、傅立叶……还有人做了社会实验，办了实验工厂，但都未成功。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找到了这个路，就是《共产党宣言》。”

望天也放下了手里的急救包，继续说：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就像医生们常说的生、老、病、死，资本主义已走到‘病’的阶段了，共产主义刚刚走上‘生’的阶段，是一派生机勃勃。”

《共产党宣言》在美国先出版，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多大影响。过了好多年才在中国出版。但在中国一出现，就像干柴遇到了火星儿，很快就燃起来了。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受的压迫太深了！”

“嗨！你知道的真多。”余秀兰又整理着拆好的急救包纱布片。感叹着笑着说，“我这个人，就像本地俗语说的：人长得丑，思想又落后。”

“嗨！你还丑啊？”望天笑着说，“你那么漂亮，要是你没结婚，肯定有蛮多人追你”。

她站起来伸了伸瘦瘦的腰，喝了口水，说：

“我们医院里最漂亮的是宣传部长的女儿，在门诊五官科当护

士，名字叫郑敏。人们都叫她部长的女儿。”

“那追的人一定很多？”

“谁也追不到。”

“为什么？”

“要由她爸爸定。她爸爸说，社会上很复杂，有些人表面上看还可以，结果被打成了右派。”

“那郑敏呢？”

“有人说她清高。仗着她长得漂亮，仗着她爸爸是宣传部长，走起路来，总是这样”——她学着她的姿态——“爱背着个手，眼不旁视。”

“她妈妈不管？”

“大家对她妈妈印象不好。听说她妈妈经常带熟人来开好药，开病假条。口里总爱说，部长忙，部长没时间来。一口一个部长，一口一个部长。候诊的病人排着长队，她当没看见。医生对她没得法。大家都叫她部长夫人。”

“她做什么工作？”

“听说过去演过戏。现在在电影院里当副经理。”

说话间，来了一位中等个儿的壮汉子，肩上背着一个工具包，嘴里噙着一根旱烟斗，站在门口朝望天点头打了招呼，向余秀兰问道：

“你们哪个电灯坏了？”

余秀兰站起来指向墙边的一个开关说：“就这个。”转过身来向望天介绍道：“这是我们的土专家——鲍永安！什么都会修，电灯、水管子、门窗都不在话下。”

望天直起他那瘦高的身子，迎了上去说：“专家，可是受人尊重的人才噢！”

“那是他们瞎喊的。”土专家放好了工具包，取出嘴中的烟

斗，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是搞采买的，单位没有修理工，哪里坏了总是请外面人来，花钱不说，有时还请不到，就慢慢琢磨，嘿，半懂不懂。”

“好！”望天赞扬他。“你可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余秀兰说，“他的名字叫鲍永安——包他永远安全。”

果然，一会儿，电灯就修好了。

这些天，望天都是和余秀兰在一起拆急救包，洗瓶子，搞卫生，送药，送开水。中午吃饭也把饭端到库房，一边吃一边看报纸。

一空下来，尤其是一个人独处时，望天才顿觉换了环境。前几天，还在军营里，每天上下班都是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迈着步子，有一种气势和气魄。吃饭也是在几百人的大食堂，热热闹闹。而这里，是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静静的，慢慢的，单个的。吃饭时，大部分人都端了回家，没有一点热闹气氛。望天一时感情上还未适应过来。两年前转业到上海苏联展览馆的老排长文云书，几次回部队都说，过不惯！过不惯！连连叹息。现在是自己切身体会了，慢慢适应吧，望天心里这么说。

库房门外，有一座长长的葡萄棚架。繁茂的树叶遮得院子好凉爽。侧面靠墙的通道两旁都是花和树。放眼望去，有喜树、柏树、松树、桑树、芭蕉树、玉兰树、桂树；有牡丹、芍药、栀子、木芙蓉、夹竹桃、红石榴等。此时正值盛春夏初，百花争艳，蜂蝶欢舞。高大的石头院墙，被绿色的藤蔓覆盖着。有金银花、牵牛花，还有长刺的蛇见退以及吊兰，争相生长，吐出浓郁的芳香。置身此间，愈发感到宁静而舒适。前几天，军营两位领导的形象又浮现在望天的眼前：

“到地方，不是轻松了，而是担子重了。”门诊主任这个人称“老八路”的聂烨，漾着慈祥和蔼的笑脸庄重地说：“本来我们要组织一批人到北大荒去建设农场，可是民政部门到军委要求给一

批军队干部，加强文教卫生战线——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挖出了许多右派分子，派你们去充实和加强这些部门。”

“你们先去——”门诊副主任丁帆两手掌托着他那细长细长脖子上的瘦脑袋，谆谆地说：“我以后也要求下去，不打仗了，年纪也大了，做技术工作的，到地方好些。”他是起义军官。自望天到医务干部训练队学习，九年里他们都在一起。起义军官起初是他的老师，后来一直是他的领导，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感情深厚。但今日要分手了。

“哎！我来！我来！——”他看见余秀兰挎了一大篮子回收的投药瓶，远远地走来，便急忙地迎了上去。两人你接她挡，还是望天接了过来。

他把两个大木盆提出来放在葡萄架下，说，“我们在这里洗吧。”便轻轻地把篮中的投药瓶倒在盆子里，提来一桶水，泡着，又洒了少许消毒水来苏尔。又给第二个木盆倒入一大桶清水，又倒入化好的肥皂水。俩人各拿一只小木凳围着第一个木盆坐着刷瓶子。刷好一个便放入第二个木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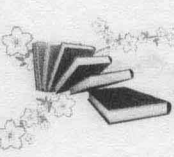
“这里真舒服，”他仰头看了看葡萄架说道：“又凉快，又有花香。”

“你们一起来的五官科黎医生，上午和郑院长吵了一架。”余秀兰谨慎地说，“我刚才收瓶子时听门诊的人在说。”

望天心里一紧，手中的瓶刷也停住了：“为什么事？”

“听说是为阿司匹林的剂量，每次吃1克。”余秀兰仰着胖胖的白脸望着他，也停了手中的刷子：“郑院长说量大了，到了‘极量’，黎医生说，不大。两人在诊断室争来争去。郑院长说，这和军队不一样，军队都是棒小伙，剂量大一点不要紧。黎医生不听，手插着腰昂着头说：

“‘你去做你的事！这是我的权力！出了事我负责！’”余秀



兰立起了她那矮胖的身子，学着黎医生的样子说，“病人看见他们这么吵着，也不敢拿药了。”

“唉！”望天叹息了一声，低下头来只顾刷瓶子。

看到他那着急和不安的神情，余秀兰又说：

“我们医院也有个医生和病人吵了起来。”

“为什么事？”

“是个外科医生。这人叫裴文夫。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好了好了医生’。病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药方已经开好了，说‘好了好了’，叫病人走。”

“今天是个痔疮病人。”余秀兰又说，“别的医生都是请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医生戴好消毒手套，把痔疮检查一下。裴文夫不，他叫病人脱下裤子，撅着屁股，他隔着一公尺远瞄一下，说‘好了好了’。病人不高兴，说你检查都没检查，就‘好了好了？’”

“这个裴文夫，可能对医生这个职业不热爱？”

“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听说他是太原医学院毕业的。”

“那他为什么对自己的职业这么个态度呢？”

“我听别人说，他嫌当医生太脏太累了。他经常对领导说，你们工作多好，坐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清清爽爽，坐闷了就下来到这里走一走，那里转一转，指指手，画画脚。我们——一天到晚，又累又脏。每天都是和血呀、脓呀——甚至和肛门呀打交道。”

“噢。”望天明白了一两分。问：

“他来多长时间了？”

“去年下半年才分配来的。”

凉爽的葡萄架下，安静舒适，微风中飘着幽幽的花香。她们都低着头刷着瓶子。望天脑子里浮现着黎医生和郑院长吵架，裴医生说“好了好了”，以及人们背后议论的种种情形。

“嗯！”望天心里很沉闷。“黎医生也太不注意了。”他随口说